

# 韩国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王晓涵

( 青岛大学 山东青岛 266071 )

摘要：在封建体制下，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三从四德”等一系列儒家道德规范的制约下，失去自主精神和独立人格。在韩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作家自身创作意识的影响。通过对不同时代古典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封建体制下女性形象的相似性，并由此得出封建社会对女性形象塑造产生的影响以及作家的创作心理。

关键词：韩国古典小说；女性形象；创作心理

## 1. 引言

在封建体制下，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三从四德”等一系列儒家道德规范的制约下，失去自主精神和独立人格。在韩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古典著作中常常忽略女性的存在，尽管有些作品中有女性形象的出现，但通常作为男性角色的陪衬出现，并且多数形象卑微、观念扭曲，很少作为主人公来反映它们的情绪和愿望表现的只是她们扭曲的爱情观和贞操观。甚至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的创作也受到男性主义审美情趣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形象都具有相同的“德才色”兼备等特征。

现行的对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大多集中于特定的一部作品或特定时期的女性形象分析。本文在研究和分析韩国古典作品中的代表性女性形象的基础上，运用文艺美学方法论中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社会历史研究法，从女性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来研究韩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女性形象，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

本论文是以《仙女红袋》中的两位女鬼、《谢氏南征记》中的谢氏夫人、《蓄花红莲传》传中的姐妹，《春香传》中的春香，《九云梦》中的桂蟾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研究作品中所投射的社会现象以及作品中蕴含的作家意识。

## 2. 作家笔下的女性群像构建

“作家的无意识动作是不可能完全被他本人所认识的，而写在纸上的文字则能说明他们那隐藏于无意识深处的动机。”<sup>1</sup>女性形象生成于男权社会和男性意识话语之中，在她们身上必然体现了男性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追求。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存在于男性审美价值系统中，女性形象被男性作者们不约而同地编码为相似的形象。

### 2.1 兼备“才，色，德”的女性形象

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女性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不仅要求表面的“才”“色”兼备，还要求女性必须具有内在的高尚“德行”。古典小说中一直有一个坚守的东西，那就是对儒家道德传统观念的坚守。塑造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一直是古典小说女性形象塑造的一条主线。

《仙女红袋》中的两名才貌出众的女子，因不满父母定的婚姻，郁郁而终。崔致远在坟前留诗后，夜中现身作酬答诗送给崔致远，文中特别描写到姐妹俩诗作的很好，是典型的“才”“色”兼备的女性形象。二女虽不满父母安排的亲事，但也没有做出反抗的举动，不违背德行反抗父母的意愿，只是“郁郁而终”。《谢氏南征记》是一部以谢氏为主角的小说，而谢氏也难逃传统女性形象。谢贞玉在嫁入夫家后，只因自己“已过九载，无一子女”就为丈夫张罗妾氏，这个举动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妒”的德行的体现。而被设计逐出刘家后，守着刘家祖墓仍以刘氏门中媳妇自处，等待真相大白洗刷冤名，从来没有对丈夫产生过怨恨的心理，深受儒家思想中的“夫为妻纲”思想观念的影响。最后作为所谓的“圆满结局”，也是“谢

氏得麟儿”，并处决了妾氏和奸夫，并回到了刘家，处处透着儒家道德传统观念的影子。《蓄花红莲传》中的蓄花因为被徐氏诬陷堕胎，选择了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体现了封建道德中的“贞洁”思想。而《春香传》中的春香身上有着朝鲜末年女性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她想要打破封建道德的枷锁，但她始终遵守着封建礼教对女人的要求，即从一而终。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向往、对幸福的渴望，都淹没在对贞节观念的遵循中，从而形成一种畸形的爱情观念和价值追求。不仅这些闺门女子，即使是倚门卖笑的倡女，在男性士大夫笔下，也成为“身坠风尘节义全”的女性，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着“节义”之行。《九云梦》中江南名妓桂蟾月与杨少游定情后，就表明自己坚守贞操的心迹：“妾请自今以后，洁身而待命矣”，此后闭门谢客。作者不惜重墨勾画她们的忠贞善良之举，通过娼门与忠贞之间的巨大反差关系，树立一个贞烈妓女形象——自遇到中意男子后，便严守节操，甚而为此冒死抗争。她们将贞节作为高于生命的道德体现，为此宁愿牺牲生命，从而坚固起清白的灵魂肉体 and 名声。<sup>2</sup>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朝秉承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这就导致了朝鲜朝女性卑下服从的地位和主内治家的职责。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根植于社会现状之中，因而在男权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始终扮演着弱者、需要帮助的对象或是受欺辱的对象的角色，这一点，在汉文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汉文小说中所表现的传统女性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但汉文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现实生活中传统女性的一套“写真集”，它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经过艺术处理加工后刻画在小说中。因此，汉文小说中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男权现状的烙印，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所提供的女性是男权社会内以男权为背景产生的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她们所受的苦难超出了男权社会中一般女性所受的苦，她们是整个社会中所有传统女性形象的集合体，她们身上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传统女性形象在各个层面的特点。这些女性温柔善良，通情达理，“德”“才”“色”兼备，在以男尊女卑为中心的朝鲜社会，小说中所反映的是符合男性审美意识的女性形象，在审美标准上她们符合当时男人的审美标准。

### 2.2 实践“忠，孝，烈”的女性形象

古人认为“忠孝”是人伦的根本，“忠”本意是对国家的“忠诚性”但在这里的“忠”专指的是女性对男性的忠诚。而“烈”则与传统儒家道德中的“贞洁”是分不开的。《仙女红袋》中的两姐妹虽然对父母的安排不满，但以“孝”为出发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二人并没有反抗父母的安排，而是“郁郁而终”，而两姐妹的死亡又能体现出二人的“烈”，面对不合心意的人，宁愿选择死亡也没有屈服。对于女性形象的描述符合妇女要守节的封建伦理规范《谢氏南征记》中的谢氏更是传统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嫁入夫家后，她尽心竭力的照顾婆婆，这是关爱长辈的

“孝”；在成婚多年没有子嗣的情况下主动为丈夫张罗纳妾，这是顺应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在面对污蔑时也守着刘家祖墓仍以刘氏门中媳自处，等待真相大白洗刷冤名，梦中又受舜妃娥皇、女英神灵之启示，并被两位受观音菩萨启示的尼姑搭救。被救后，谢氏依然是等待转机。最后也回到了刘家回归平淡的生活，这无疑是一种对丈夫的忠诚的体现。《蓄花红莲传》中的蓄花则是以“烈女”的形象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蓄花因为受到未婚怀孕的侮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对自己“贞洁”的维护。《春香传》中的春香在李梦龙离开后，也继续为他“守节”，卜学道想要强占她，以及她宁死不屈反抗的情节，又突出了春香的“烈”，虽然有“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这一说法，但只要作品中的女性是和有才气的公子相爱，那么守节就能够被理解。并且是遵守传统，又脱离传统的，这就是韩国的封建道德的审美意识。《九云梦》中为杨少游“守节”的桂蟾月也是如此，虽然身为风尘女子，但在对杨少游一见倾心后，便从此闭门谢客。桂蟾月的“忠”不仅仅体现在身体上的忠诚这一点，在杨少游求学过程中始终保持本心的等待更是“忠”。后期八仙女齐聚，各个没有妒忌之心，身份地位的甘愿做妾，并且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这又体现出了作为女子的大度的德行。

在女性形象身上，忠、孝、信、义的人伦规则，温柔敦厚、厚德载物的为人方式在汉文小说中以各种方式被反复强调着，尤其是对忠贞意识、奉献牺牲精神、忍耐克制精神的表现上，她们都是诚信可靠、忠贞不二的人，同时还是无私利他的。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统治下的朝鲜朝女性受到来自社会政权、宗法势力、文化传统的挤压，男权主义灌输给她们逆来顺受的奴仆思想、“三从四德”的伦理观念，使她们失去了个人意志和独立存在的价值。封建礼义纲常这把无形之剑高悬在她们头顶，使她们的心理、人格被扭曲，甚至发生变态。所谓婚姻上的忠贞不渝实质是男子为把女性控制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设定的。换言之，一夫一妻制是专对女子而言的。打开朝鲜朝爱情作品，凡是作者大力肯定和赞扬的女性形象，无论何种出身，爱情经历如何曲折，没有一个不是一生只爱过一次一个人的，作家们甚至从未给一个正面女性形象出过面对两位男子到底爱谁为好的难题。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在于：要求女子绝对服从，从一而终，为男子（丈夫）保持贞节，而男子在两性关系上不受拘束，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妻妾成群。

### 3. 作家群的女性群像创作心理

通过古典小说中的女性群像，可以了解到作家们试图通过传统道德来抑制人类的本能、情感和欲望，让女性自觉地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秩序，遵守“男尊女卑”的信条，试图维持“夫为妻纲”的家庭关系。当然，这些女性身上也蕴含着朝鲜民族女性忍耐力强，敢于牺牲自己等美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们已经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当封建意识浓厚的男性优势被创作者主观意图激发时，自然会认为守护男性为主体的男女关系构图是理所当然的。在韩国古代的人伦意识中“阳刚阴柔，男强女弱”是天地运行的正道。因此小说的创作者也坚守着这样的秩序和规则。韩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但是男性在获得权威和名誉的同时，也会对丧失权威感到恐惧。在君臣关系中，大部分男性处于被动地位，在父子关系上则处于被动地位向主动地位的移动过程中。只有在夫妻关系中男性始终处在优势地位，因此大部分男性都期待着娶到贤妻良母。

男权文化与现实的矛盾性，历史地决定了女性的两难处境，决定了她们生存状态的可悲性。即使是在朝鲜朝末期，具有进步思想的士大夫，对于“节烈”也表现为一种矛盾心态。实际上，在男性谆谆教诲“严于女子之守贞”背后，恰恰是“疏于男子之纵欲”。在性爱问题上，一方面男性要求女子“从一而终”，另一方面，男性又天经地义的“三妻四妾”。一旦妻子反对丈夫纳妾，则被斥为妒妇、悍妇。若妻子不但不反对，反而助成丈夫再娶“二房”、“三房”，则被誉为“妇德”之典范。为此，作家煞费苦心地塑造了一些顺应男性欲望和幻想的“妇德”典型。例如，《谢氏南征记》中的谢氏十年无子，主动劝夫纳妾，足以表明作者的思想出发点，充满“一夫二美”的男性梦想作家们津津乐道的不妒女性实质上是男性整体话语中精心设计的道德天使。另外，在朝鲜朝末期，虽然有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士大夫，在小说中，也多表现出对女性守节的非人生活的同情，但是对一夫多妻制似乎并无质疑。

可以说，古典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在封建道德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在封建环境下，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固有的，也是对于男性地位至上的无意识维护；另一方面是在女性意识逐渐活跃的环境下，作家对于男性权威丧失的恐惧，因此虽然对女性的困境有所体谅，但本质上还是对男性特权的维护。

### 4. 结论

儒学中的传统道德思想对韩国古代影响颇深，妇德与贞节成为女性操守的两大束缚，这也深深影响着当时的小说创作者们。无疑，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作家的心态、处境、经历等具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教化的文学观很自然地使他们将发生在女性身上的一切与传统道德观联系在一起，使得笔下的女性形象难以避免地反映出男人的愿望和要求，难以摆脱两性关系中不平等的地位。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所创作的女性形象不是女性真正的形象，是一种被男权社会的束缚而扭曲的形象，古典小说中女性形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建礼教下女性生活的水深火热。对于古典小说中扭曲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创作者对于女性固有的刻板影响，在创作上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维护“男性至上”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虽然不同时代的小说中女性大多处于弱势地位，但可以看出女性意识在逐渐觉醒，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男性权威丧失使创作者们感到恐惧，因此在创作中也极力维护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观念。

### 参考文献：

- [1] 谭红梅.『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 [2] 孙庆兰.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中的女性群像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 [3] 王宁.文学与精神分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4] 谭红梅.朝鲜朝汉文小说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 [5] 金晶.韩国古典女性文学的流变[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 [6] 崔艺花.论韩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演变过程[J].教育教学论坛,2010.